

民眾文學



情暢

第九期
封面
題名
(慰安)

揩油

新道情

除面皺法

傷風時為甚麼

聞不見氣味

世界寓言

有什麼用

貓鼠朋友

致富術

不要讓老鼠聽

見了

真是沒出息的

嗎？

小說世界附刊

中國寓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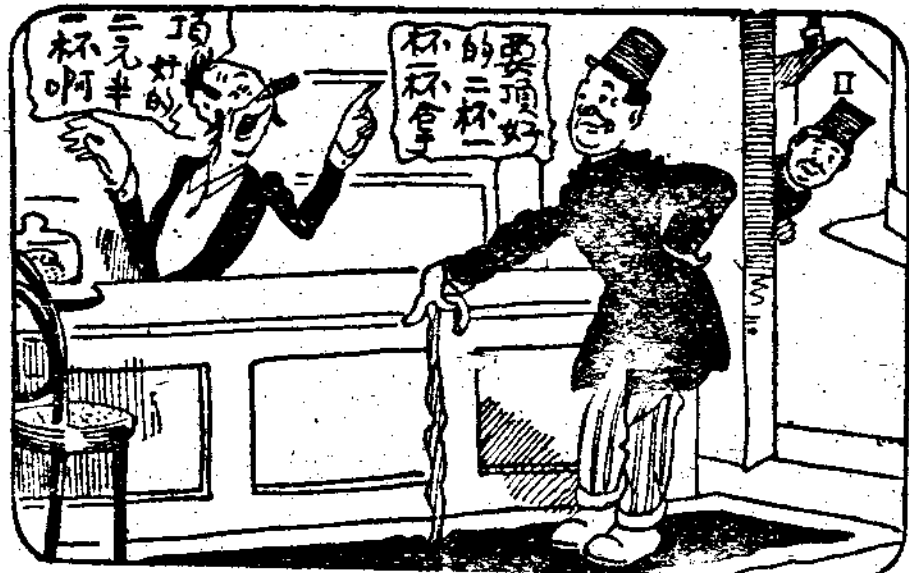
一册 二角

寓言之興，始於上古。大都藉淺近譬喻，發揮至理深意，耐人省悟。這本書從周秦西漢諸古書中，選其言簡意賅者一百餘則，並加附註，讀之可以增長識見不少。

兒童文學叢書 中國寓言 一册 八分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滑稽畫 油



油

阿癩慣常
措阿胞的
油。一天
，阿胞又
，瞧見阿癩
跟在後面
，他便走
入一家酒
店，叫店
伙拿頂好
的酒二杯
，分做兩
次拿。



一

第一杯拿
來了，阿
胞便一口
氣飲完，
這時阿癩
在門外想
進來措他
第二杯的
油。

陳濟芸



。站站進便忘有：。向，背胞二身，了阿店
 的在酒乘了一阿阿門便過見杯去便第胞伙
 地阿店勢，杯胞瘍外乘身店；拿背一飲瞧
 方胞，跨他酒還想走勢去伙阿第過杯完見



笑面阿杯，阿五說店才飲了阿
 。哈寶落嚇瘍塊：伙飲第阿瘍
 哈在地得一錢一對完二胞假
 大外，酒聽。其他，杯去冒



新道情

胡寄塵

一代時光一代人。一番裝點一番新。勉將舊曲翻新調。唱與而今世上人。自家丹溪道人是也。幼時略讀了幾句詩書。西瓜般大的字。也識不到一擔。甚麼楚辭、漢賦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。那裏知道呢。只是讀了鄭板橋先生的道情。覺得他無調無腔。可以信口亂唱。真是雅俗共賞的好文章。聞來無事。便也仿他做了十首。名曰新道情。雖然做得不好。却也費了一番工夫。待我來唱給諸位指教。

老農夫。最自然。住荒村。種薄田。自耕自種無人管。春來喚婦先栽菜。秋後呼兒早拾棉。一家大小皆勤儉。吃飽了。清茶淡飯。大家來。信口談天。

老樵夫。一把刀。砍松杉。斬草茅。賣柴買米全家飽。草鞋走入深林去。那怕山高嶺又高。枯枝亂葉皆材料。最便宜。無須血本。收攏來。一擔長挑。

(未完)



林 18

除面皺法

四

甲道：「我寄了三角錢郵票給一個函授專除面皺法的人。」

乙道「他有回信嗎」？

甲道「有的，他教我每日在庭中步行一次，就可除去」。

常識
談話

傷風時爲甚麼聞不見氣

味？

守一

我們平日能够聞見氣味，皆因各種有氣味的東西的微塵，散佈在空氣中，黏附在我們鼻內的黏膜上，因而觸動鼻內最敏銳的部分的緣故。當我們傷風時，黏膜即漲大，分泌出過量的粘液（即鼻涕）。這些粘液在黏膜上流動，能將黏附在鼻內最敏銳部分的有氣味的細塵沖去；因此，我們便不能聞見東西的氣味了。又因爲構成黏膜的活細胞，及許多嗅覺神經的細端，受着傷風病菌的傷害，失了效能，故雖有那些有氣味的東西的細塵，附在黏膜上，也覺不着有甚麼氣味。

（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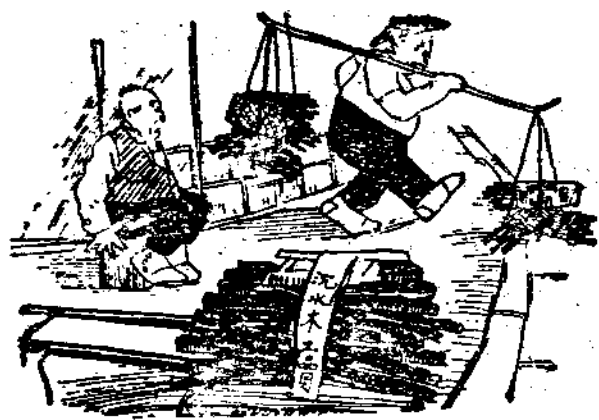
傷風時爲甚麼聞不見氣味？

世界寓言

(第一集)
(印度寓言上)

胡寄塵

六



癡人賣炭

從前有一人。走入海裏去取沈水木。(沈水木是一種很名貴の木頭。)費了一年的工夫。才得到一車。將他運到街上來賣。因為價錢貴了。無人肯賣。過了幾天。心裏有些厭煩了。忽然看見有個賣炭的人。打身邊走過。這人便想道。倘將我的沈水木也燒成炭。豈不是很容易賣去麼。想罷照行。果然不久便賣了出去。但是沒有賣到幾文錢。



割肉還肉

從前有一個國王。非常的暴虐。有一回。誤信了奸臣的話。說一個人毀謗了國王。國王將那人捉了來。將他背脊上的肉。挖去一百兩。過了幾時。有人證明此人無罪。國王大悔。便吩咐左右拿一千兩肉去補在那人的背脊上。那人仍是呼痛不止。國王說道。挖了你一百兩肉。還你一千兩肉。你還不知足麼。旁人代答道。大王。譬如有人劈了你的頭。雖然賠償你一千個頭。你也無用。這人被你挖了一百兩肉。賠他一千兩肉。又有何用呢。



有什麼用？

劉宏

阿婉今年是七歲了，她生得天真爛漫，活潑可愛，她的面孔有紅潤的彩色，現出伶俐的笑意，她的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常表出一種靈巧的天然風度。她與她的哥哥常在屋旁的竹籬圍住的園子裏，一同遊戲，好像一雙蝴蝶，緩慢的飛舞花間。有時他們倆就高興唱起「滿姑姑，住高樓，紅絲線，繡鞋頭。」的歌子來。她並不曉得她與她的哥哥是一對童年夫婦呢！但是她若是在朱媽的身邊，她的笑容就變愁容了；一對靈巧的眼睛也就垂視地板了。

阿婉本是一個教書先生的妹子。這位先生早已有五個兒女，多一個阿婉，實在更加許多拖累和煩惱，所以他和他的妻決意把阿婉送給朱媽。阿婉被送到朱家時還是二歲呢！朱媽有一個兒子，比阿婉大一歲。當時朱媽就把阿婉配了她的兒子，阿婉就此做一個童養媳了。朱媽是一個縫衣婦，她的丈夫是在一間布衣

店裏幫理店務。朱媽所縫的衣裳，都是她的丈夫由那個布衣店裏領來的。

朱媽在她的小屋子裏邊，時時坐在一個湫隘的廊子裏作針線的生涯。若使她領得有粗劣的布衣，她就叫阿婉去學縫，阿婉坐在她的側旁，慢慢地一度一度的縫綴。夜間也要點起豆火的燈光，伴着朱媽作工。到了九點鐘了，阿婉就要閉眼垂頭打瞌睡。朱媽一看見，就把手掌重重的在阿婉頭上一拍。阿婉登時打了一個驚悸，又一度一度縫綴。有時朱媽的絲線打結，就叫阿婉去分解開來，若是沒有弄好，拍拍拍……的手掌聲又起來了，被打的阿婉就咬緊牙齒，閉緊眼睛——再張開來時，淚已如湧泉了。

三餐食飯的時候，阿婉若是食快了，些，朱媽就咒罵說：「你餓死了麼？」若是食慢了，些，又要罵說：「你是死人，張不開口麼？」食完後洗碗筷的責任，自然是阿婉去做，有一天飯後，阿婉正在洗一個裝菜的大粗碗，忽然手鬆了，鏗然一聲，碗子就碎在地上了，朱媽剛纔坐下椅子去縫衣裳，聽得碗碎的聲音，隨即站起身來，拿一條沈重的木棍，拼命地把阿婉亂打——一邊打，一邊罵說：「養貓還會捕鼠，養犬還會守門，養你有什麼用？」

(完)

有什麼用？

九



貓鼠朋友

安 愚

(By Grimm)

一日，貓遇見一鼠，極愛牠，願意彼此同居，做朋友。鼠見貓這樣的愛牠，不忍拂貓的好意，就答應了。

貓對鼠說：「我們應當藏些糧食爲冬天，不然就要挨餓；再你也不應當常常出去，恐怕你被捉住了。」

牠們彼此商量好了，就去買了一罐肥肉。然而不知藏在甚麼地方，可以無危險；想了半天，終想不出穩當的地方。末了，還是貓說：「最好莫過於禮拜堂，那裏沒有人去偷，可以把那罐肥肉藏在講臺底下，等急需的時候纔拿出來。」他們就將那罐肥肉穩穩妥妥的藏在那裏。過了不久，貓嘴發了癢，想要嚐一嚐這肥肉倒底是甚麼滋味？

於是貓對鼠說：「鼠弟，您聽我說啊！我的表姐生了一個兒子，要我做教父。那個小孩子是白的，身上有些黃斑，今天要領洗，所以我必得到禮拜堂裏去一趟。您一個人好好的在家裏看家，不要出去。」

「好！這是當然的！」鼠回答說：「無論如何您應當去一趟。可是您吃席的時候，不要忘了我，我多麼歡喜喝那紅色的酒啊！」

貓沒有說真話，牠並沒有表姐。然而要到禮拜堂去確是真的。貓到了禮拜堂裏，就一直跑到藏罐子的地方，將上面的幾塊肥肉吃了。後來又到屋頂上走走，會幾個朋友睡在太陽裏，想想肥肉的滋味，舐舐鬚鬚。直到天黑纔回來。

「您也回來啦，必是玩得很樂的呀！」

「倒也很好。」

「您替那小孩兒起一個甚麼名字呀？」

貓冷淡意的回說：「去頭。」

「去頭！這是一個甚麼希奇名兒，從來沒有聽見過！你們家裏常有這樣的名字麼？」

「這算不了甚麼！你的義子叫「拾麵包壳」，比起來，「去頭」不算壞。」

過不了幾時，貓又想起肥肉的滋味來了。

一日貓對鼠說：「我再請您在家看一天家，不要出去；請您不要推辭。因為我又被請做教父。這個小孩兒頸上有一道白圈，我不好意思辭掉不去。」

這個忠厚的小鼠應允了，貓就沿着牆，偷偷的溜進禮拜堂裏去，把那罐肥肉吃了一半。

那貓吃得心滿意足，滿嘴是油。心裏自思道：「怎麼偷着吃的東西，格外有味？」

貓回到家裏，鼠就問他這一次替那小孩子起一個甚麼名字。

「去了一半。」

「去了一半！」我一生也沒有聽見過這麼一個怪名字！我可和你賭些什麼，隨便那裏都找不出來！」

過不多時，貓又想起肥肉的滋味來，甚至想得口涎直滴的。

貓於是對鼠說：「好事來到，總是接二連三的，我又被請做教父。這個小孩子全身是黑的，沒有一根雜毛，只有四只腳是白的。這不是常見的事；您讓我去一去，

好麼？」

鼠聽見，就自言自語道：「去頭，」去了一半，」這種希奇古怪的名字，我真想不到。」

貓說：「這是因為您總是坐在家裏，繫一條灰色圍裙，戴一條毛尾巴，從來沒有出過門，開開眼，所以大驚小怪的！」

鼠點點頭，答應了，就去掃地抹掉，做牠的事。這個噯貓就跑到禮拜堂裏，把剩下肥肉統吃完了。

貓想道：「現在統吃完了，心裏也好舒服了。」到晚上舒舒泰泰的跑回來。鼠立刻就問他替這第三的孩子起了甚麼名字。

貓說：「您聽見這個名字，不比那兩個名字歡喜。這個名字叫「統完了。」」鼠搖搖頭，蜷着身子睡了。

從此以後，這貓再沒有被請做義父。冬天也就到了，牠們在外找不着甚麼食物，鼠就想起所藏的肥肉。

「貓大哥，來呀！我們現在得去拿那一罐肉。咳那一罐肥肉定是好吃！」
「自然好吃，就如同你把舌頭伸到窗子外面去一樣。」

於是牠們就去拿肥肉。牠們到了禮拜堂，找着了罐子，却是裏面是空的。

鼠見了這空罐子，不覺怔了，忽然醒悟過來說：「啊！我知道了！我明白你是甚麼樣的朋友了！你被請做教父，不過是來偷吃肥肉；先是「去頭」再「去了一半」再……」

鼠還沒有說完，貓就厲聲說：「不准多說，再說一句，連你都吞了下去！」

可憐的鼠聽了這話，就戰戰兢兢的，不敢做聲。垂頭喪氣的離了禮拜堂。將出門的時候，貓從後面來將牠抓住吃了。

現今的社會也是這樣。

(完)





童話
致富術

夏華青

賈柯是個懶惰不習正道的孩子，他不願意以工作去供養他寡居的母親，後來他們母子兩個都不能得着什麼吃了，這個可憐的婦人逼於不得已，變賣伊的牛來買食物，使他們不至於到餓死的地步。伊命賈柯將牛牽往市場去賣，並囑咐他定要賣得重價回來。

賈柯動身前往市場，正在半途之上，迎面遇見一個屠夫。這屠夫瞧見賈柯賣牛，願以一帽子的紅荳，與他交換。賈柯看見這荳子的顏色非常美麗好看，並且可以省掉他到市場去的那一段長而難走的路，於是他就和這屠夫定了彼此交換的契約。隨着他就帶着荳子回家去見他的母親，這個屠夫那時也就牽着牛走了。但這個可憐的寡婦，得知了此事，大失所望。伊發怒將伊的那個懶惰不中用的兒子打了一頓，並把這荳子都撒向外面去了。

次日早晨，賈柯醒覺起來，走到外面，看見那些荳子都在地上生了根，而且長

得很高大，直入半空中了。

賈柯心中

很是奇異，他平時是歡喜冒險，和騷動的事情，他就立刻爬往豆幹上面去看，看豆幹的頂上有些什麼。

他往上爬，

爬了又爬，爬了

又爬——一直

爬到豆幹的頂尖上面。



當時他忽然覺着自己站在一個異邦的境內，望見瞭遠的地方，有一所大房
屋，他因爬得很
困倦很燥熱，便
想前去求些吃
喝的東西。

他走得不
遠，遇着一個仙
人，伊告訴他說：
「那所大屋是
一個食人的妖
鬼住的。這食人
的妖鬼，就是殺
你父親的人，你
的本分，就是要



盡你所有的能力，滅絕那個邪惡的怪物。現在你就去盡你的本領行事罷。若你能獲得他的金銀寶庫，你可任意取拿——因為那些東西沒有一樣真正是屬乎他的，都是從那些被他殺食的人身上強奪來的。」

賈柯聽了，很是欣喜；他全不以為冒險。揚揚得意的往那所大房屋去了。

起初他以為這房屋沒有多遠，那曉得走起來却非常長。所以他走到門前的時候，天色已經昏暗了，他便心生一計，向前去借宿。在那大房屋的門口，站着有一個婦人；但當賈柯對這婦人剛一開口要求時，伊非常驚駭的說道：「我不敢接受你到屋裏來，更不敢留餐留宿。我的丈夫是個靠人肉為生的，若他曉得你在這裏，他定會三扒兩口將你吃了下去。我勸你乘他未回家以先，你趕快逃走罷。」

但那時，伊瞧見賈柯的確是困倦，飢餓的模樣了，伊就引他進屋，把許多東西給他吃。當賈柯正在廚房吃東西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門上有狂噪敲門的聲音。這食人妖鬼的妻子，甚是驚駭，急忙將賈柯藏匿在爐灶裏，然後再跑出去開門，讓伊的丈夫進來。賈柯自灶門向外窺視，瞧見妖鬼的模樣很是可怕；他脚步沉重的走進廚房，大聲說道：「妻子，我們屋裏，那來生人的氣味呢。」

他的妻子說道：「那是你肥養在地牢裏的那些人的氣味啊。」

妖鬼方不疑心坐了下來，吃他的晚飯。吃完後，他吩咐他的妻子把他的錢袋取來給他。那時他就開始數算他的錢數——有千千萬萬的金銀塊兒。

賈柯惟願他能拿了這些錢回家去給他的母親；一會兒，這食人妖鬼睡覺了，他來不及的從爐灶裏爬了出來，將妖鬼錢袋向懷裏一拖，負上肩膀，就向外面遁逃。妖鬼正大聲鼻鼾，彷彿暴風雨的晚上，吹入煙肉裏的風聲。所以他聽不見賈柯的聲音，讓賈柯平平安安的逃走，往豆幹的下方去了。

他的母親見了他不勝欣喜，因為他多時沒有歸家，伊心神不寧的牽挂他，又兼之伊見了這一袋的錢，足夠維持他們好久豐富的生活。

賈柯和他的母親，快快樂樂度過了許多時候，但後來那些錢都用盡了。賈柯於是想再爬往豆幹的頂尖去一次，將那食人妖鬼庫裏的金錢，盡數取來使用。次日早晨，他起了一個大早，另拿了一套衣服穿上，又向那豆幹的頂尖爬去。

他依着上次的路徑，走到那所大屋的門前時，妖鬼的妻子，恰巧又是站立在門口。伊因為賈柯換了一身衣服，不認識他了。賈柯開口向伊借宿的時候，伊回答

說「我不敢任意答應你，因為數月前，我曾接納了一個可憐憔悴餓得半死的孩子到屋裏來，但這個孩子，所報答我的，就是在夜間偷竊了我丈夫的錢袋，私自逃走了。但賈柯奮勇的請求，因此伊到底發了惻隱的心。伊於是給他一頓晚餐，在伊的丈夫未回到家來以先，伊將他匿藏在一密室裏。不多時，妖鬼就回來了。他剛剛一走進廚房，很懷疑的模樣，用鼻嗅着說道：『我聞着有生人氣啊！』」

他的妻子說道：「那不過是屋頂上的老鴉，牠們帶回家來給牠們小鴉的一塊嗅腐獸肉的氣味。」妖鬼方不疑心。

妖鬼吃完了晚飯，吩咐他的妻子去取他的母雞來。這母雞是一個非常希奇的禽類。無論何時，妖鬼只要說一聲「生蛋」，牠就馬上生一實心的金蛋下來。這天妖鬼叫妻子去取了母雞來，又照常不住的叫牠生蛋，賈柯在密室裏偷瞧着想，若是他能得着這個希奇的母雞，祇要將伊帶回家去，給他的母親，他們將來決不會再有缺乏的日子了。所以當這食人妖鬼睡覺時——他靜悄悄的從那密室出來，他攪着這個母雞，往脅下一挾，就飛步逃走了。這母雞雖銳聲喊叫，然妖鬼在睡夢中呼吸的鼻鼾，彷彿海潮來的時候，波濤洶湧的響聲一樣，因此賈柯又平安無

事，逃下豆幹。

這個母雞生了很多的金蛋，因此賈柯和他的母親，竟成了極豐的人；但他的進取心還沒有減落，他又想起那仙人教他盡力取那妖鬼的庫藏的話，後來他一聲不響的不待一個人曉得，他又爬上豆幹去了。

這次當他走到那所大屋跟前時，他深怕那妖鬼的妻子不讓他進屋去。果然伊說道：「真的，真的，我再不敢了。近來我讓一個行路的少年住宿兩次，每次他都偷了我丈夫庫藏的東西走。現在我的丈夫禁止我，無論給那個行人食住，就要馬上將我活活打死。」

但賈柯求了又求，到底這個溫和的婦人，因為看見他滿身都是塵污的樣子，動了憐恤的心，就讓他進屋裏去。妖鬼將要回到家來的時候，他的妻子就把賈柯匿藏在一只銅鍋裏面，那妖鬼回來了的當頭一句話，照常說道：「妻子，妻子，我聞着生人氣啊！」這一回無論他的妻子是如何的巧辯，他却一定要在屋子裏遍處搜尋，正當他尋覓的時候，賈柯非常恐怖；僥倖他忘記了到銅鍋裏去看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就坐了下來吃他的晚飯。

一吃了晚飯，他就吩咐他的妻子去取他的豎琴來。賈柯向銅鍋外窺視，望見這豎琴拿了進來，放置在那妖鬼面前。這豎琴造得奇怪，那妖鬼說「做樂。」牠不用人動手，自己竟能彈奏極精純好聽的音樂來，賈柯實在覺得快樂極了，因為他從來沒有聽見過如此婉美的音樂，他於是決定要得着這豎琴。

不多一刻，妖鬼被那豎琴的樂聲，催得睡覺了，當他睡得大聲打鼾的時候，賈柯從那銅汽鍋爬了出來，跑去奪了那豎琴就走。但這豎琴是個仙琴，能吐人言，大聲喊着道「主人，主人，主人。」那妖鬼打呼的鼾聲，雖然好像雷鳴的一樣，但因為賈柯的驚惶恐懼聲，又加豎琴的叫喊，他立刻驚醒過來，咆哮如雷的縱起身來，衝出門去，追趕那大膽的賈柯。賈柯一見那妖鬼狠命的來追趕他，他兩手緊握着那豎琴，沒命的往前跑。若是那食人妖鬼在晚飯間，沒有吃酒，他早已就會把賈柯捉到了，但他吃過了酒，頭有些暈，不能照常跑得那樣快，剛剛他趕上賈柯，賈柯已經跑到了那豆幹的跟前。

賈柯手脚並用，火速的爬下豆幹。在困迫的當兒，他放開喉嚨喊他的母親把斧頭給他。片刻間，那妖鬼也隨後從那豆幹往下爬。賈柯急忙拿起斧頭將那豆幹

靠根砍斷，那棵豆幹往下一倒，食人妖鬼也墮了下來，一頭撞在一塊石頭上，便死了。

這事以後，賈柯方才覺悟凡人各事總要不畏難，勤奮努力，才能有成。他於是把他從前懶惰的性質，完全改掉了，他和他的母親，同以這個希奇的母鷄，與那奇妙的豎琴，快快樂樂豐足的度過他們的晚境。

(完)



不要讓老鼠聽見了



一個農婦。他餵的一頭貓死了。他的

鄰人問他道。你家的貓死了麼。農婦

搖手道。請你輕些說。不要讓我家的

老鼠聽見了。



真是沒出息的嗎？
劍心女士

初春三月天氣的時候，美麗的太陽當空照着，和暖的春風吹得那路旁的楊柳東搖西擺的亂晃。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，穿着一件退色的藍制服，半舊的黑褲子，腳上穿着一雙開花的舊式布皂鞋，坐在那路旁一個高大樓房的前邊杏樹下，嘴裏唱着親恩的歌和愛國的歌。那一片一片的杏花，落了滿地，被風又吹起來，圍着他滴滴的亂轉，好像歡迎這孩子的歌聲。

真是沒出息的嗎？



真是沒出息的嗎？

這時候，從那洋式院子裏走出一個中年的婦人，抱着一個不滿歲的小孩。那個唱歌的孩子忙着站起來跳到他的面前，伸手去拉那小孩子的手，說道：「中兒！我的親愛弟弟！範哥好多日子沒看見你了，怪想你的！」那知道中兒認生，他看範兒和他親近，哇的一聲哭了。那個婦人狠狠的瞪了範兒一眼，說：「沒出息，沒長進的東西，你又惹他了。吓！你不配做他的哥哥。你又好幾天沒捱打了我告訴你媽去。」那婦人嘟嘟囔囔的抱着孩子進去了。

範兒被那婦人搶白了一頓，自覺非常的痛恨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他不過是一個做僕婦的，也配罵我嗎？」又一想：想到自己處的境遇不好，不幸親生的母親死了，繼母待的非常刻薄，加上父親也變了心腸，不像從前那樣愛護自己。家中的嫡母，叔父，上下的僕人，也都加以白眼；獨有八嫡母王氏，待自己還好。但是他因為孫氏姜氏那些嫡母都不愛我，所以他也不好意顯而易見的護着我。自己現在又惹了中兒，一會兒一定是要和皮鞭子親近了，誰給我在繼母的面前說情呢？想到這裏，止不住心頭亂跳，手顫身抖，滿頭汗珠兒順着髮根流下來。兩手按着眼睛，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

真是沒出息的嗎？

呀的一聲，門開了。範兒以爲是他的繼母出來了，忙用力忍住了哭聲。擡頭一看，乃是向來很愛自己，很盡力保護自己，勉勵自己，不啻慈母的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家人郭立。他看見範兒兩眼哭的紅紅的，忙問道：「好孩子！你又爲什麼哭呢？你沒吃飽嗎？你和誰打架來嗎？」範兒說：「不是。」遂把以前的事告訴一遍。郭立聽了說：「咳！範兒！範兒！我總勸你離他們這些，省却他們在主人面前嚼舌根子，使你挨打，你總不聽我的話。你知道你現在所處的境遇嗎？有那一個人愛你，保護你；連你父親都以爲你沒出息了。咳！太太臨歿的時候，囑託老爺說：『範兒這個孩子，天資很聰明，要好好的教誨他，不可使他失學，將來給郭家增光，我雖死了也是很有榮光的。你到是沒忘掉你母親的話，很知道努力求學；但是你父親待你可就不是那樣了。沒娶這位太太以前還好，自從娶了他有了這個中兒以後，更不像從前愛你了！併且你那些嬖母，叔父，上下的僕人，都不似太太在世那樣像吃甜蜜兒似的。』」

「親愛的姪兒呀，『可愛的公子呀』的叫着。現在都把那一片的假熱誠，移在中兒的身上去了。可見那些人都是趨炎附勢的一流人。我常說：『中兒那樣小，誰又知道他後來的結果是好是壞呢？又豈能就說範兒是沒出息的呢？』咳！真是不平

真是沒出息的嗎？



真是沒出息的嗎？

三十

的！很看看現在你的衣食和他們的衣食，差的很多。咳！若是有太太活着，你那能到這一步田地呢？」

範兒聽到這裏，動了他思親的心腸，又嗚嗚咽咽的哭了。郭立也掉了幾滴傷心的眼淚。又說道：「範兒，我願意你有志氣，不要因為那些人的虐待你，就把你的志氣埋沒了。我要在世一日，必能盡我的老力保護你，不使那些惡魔殘害你。」咳！你究竟真是個沒出息的嗎？」

(完)

